



齐鲁文化经典文库

管子新注

姜涛 著

山东出版集团
齐鲁书社



齐鲁文化经典文库

管子新注

姜涛 著

山东出版集团
齐鲁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管子新注 / 姜涛著. —济南：齐鲁书社，2009. 4

(齐鲁文化经典文库)

ISBN 978-7-5333-2170-3

I. 管… II. 姜… III. 管子—注释 IV. B226.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17027 号

齐鲁文化经典文库

管子新注

姜涛 著

主管单位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www.qlss. com. cn

电子邮箱 qlss@sdpress. com. 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20 × 1020 / 16

印 张 37.75

插 页 3

字 数 525 千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2170-3

定 价 79.00 元

《齐鲁文化经典文库》

出版说明

齐鲁大地是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的主要发祥地,数千年来,生长在这里的齐鲁人,用自己的聪明和智慧创造了璀璨的文明。首先是在中华文化的整体框架中地位突出、做出重大贡献的先秦诸子,其中影响尤著者大部分生长于斯;其后历朝历代,几乎都有引领潮流、成就卓著的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等,他们为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谱写了辉煌的篇章,同时也留下了一大批千古流传、影响深远的文化典籍。将这些记录着他们的思想、积淀着丰富厚重的文化内涵、为一代代中国人所承继的典籍系统地予以整理出版,从而进一步扩大齐鲁文化的影响,提高其在当代人中的认知度,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累、传承和弘扬,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鉴于此,我们向读者推出了这套“齐鲁文化经典文库”。该书的出版系由山东出版集团组织,具体工作由齐鲁书社负责实施。

通过有关专家论证,确定本“文库”的收录范围是那些由齐鲁籍人士(或有一说为齐鲁籍人士)著述的、已经独立成册、在中华历史文化典籍中堪称经典的著作;对像荀子这样原籍虽非齐鲁,但其主要政治生活是在齐鲁地域、其形成影响的思想和主要著述也产生在这里的个别作家,其经典著作也酌情收录。

收录的作品均采用现代标点本,除小说、戏曲之外,其余作品尽可能加以注释,而对先秦典籍则多数予以今译,以便于读者

的阅读和理解。所收部分校注本因问世较早，其中难免存有时代的痕迹，诸如高亨先生的《周易大传今注》，陆侃如、牟世金先生的《文心雕龙译注》等，但这些著作是世人公认的具有权威性的注本，仍需得到我们的尊重。

对经典著述的整理出版绝非一日之功，因此，本“文库”在最初集中推出一批后，未出品种将陆续整理出版，谨此说明。

齐鲁书社

2009年3月

前言

管仲，名夷吾，因溢“敬”，故又称管敬仲，春秋时杰出的政治家，颍上人。曾为齐相，被齐桓公尊为仲父，辅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管仲早年贫困，先是经商，后又从政，与挚友鲍叔牙分别辅佐公子纠和公子小白。齐襄公十二年（前 686 年），齐国内乱，公孙无知弑君自立，后被杀，当时流亡在鲁的公子纠和流亡在莒的公子小白争相回国夺取君位。管仲为使其辅佐的公子纠夺得君位，于途中设伏狙击小白，箭中带钩，小白假装中箭而死，在鲍叔牙的协助下抢先回国夺得君位，是为桓公。桓公即位后，借鲁国之手杀了公子纠，并要杀管仲，报一箭之仇。鲍叔牙及时劝阻并竭力举荐管仲，桓公不计前嫌，让管仲回国并任用为相，治理齐国。管仲自己也说过：“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而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史记·管晏列传》）

为政之初，桓公并没有听从管仲的足民、富国、强兵、待时而动的策略，忙于征伐，先伐宋，后又伐鲁，均以失败而告终，这才退而修内政，放手任用管仲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政治上实行“参其国而伍其鄙”的行政体制和士、农、工、商分治，提出了“爱民”、“安民”、“以人为本”、以法治国、选贤任能等施政纲领；经济上以轻重之术理财，采取“相地而衰征”的赋税政策，强调“利出一孔”，实行“官山海”的盐铁专卖政策；军事上“作内政而寄军令”，军事编制和行政编制合二为一，寓兵于农；对外则打起“尊

王攘夷”旗号，拥护周王室，联合中原各国抵御北方各少数民族的入侵，与各国订立修好的盟约。所有这些，都大大提高了齐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使齐国得到了周天子的支持和各国的拥护，实现了称霸天下的大业。后来的孔子曾对子路称赞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对子贡称赞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如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

《管子》一书的内容异常复杂，思想也非常丰富。《七录》将其列入法家，《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道家，《隋书·经籍志》将其改入法家。罗根泽先生在《管子探源》中指出：“《管子》八十六篇，今亡者才十篇，在先秦诸子，实为巨帙，远非他书所及。《心术》、《白心》诠释道体，老庄之书，未能远过；《法法》、《明法》究论法理，韩非《定法》、《难势》未敢多让；《牧民》、《形势》、《正世》、《治国》多政治之言；《轻重》诸篇又多为理财之语；阴阳则有《宙合》、《侈靡》、《四时》、《五行》；用兵则有《七法》、《兵法》、《制分》；地理则有《地员》；《弟子职》言礼；《水地》言医；其他诸篇，亦皆率有孤旨。各家学说保存最夥，诠释甚精，诚战国秦汉学术之宝藏也。”（《罗根泽说诸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20世纪50年代始，郭沫若先生提出对《管子》进行分类研究，并首先对《心术》上下、《白心》、《内业》以及《侈靡》等篇进行了分析。此后，从各个方面对《管子》思想进行研究的论著层出不穷，蔚为大观。从现在的学术分类来看，包含了哲学、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教育、外交等方面的思想，也涉及了天文、地理、农业、水利、医学、矿产资源和冶炼、制盐等科学技术方面的内容。

《管子》一书的作者和断代，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战国时已有之，韩非说过：“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韩非子·五蠹》）在汉代已经很流行，司马迁在《史记》中就提到了《管子》的一些内容，并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史记·管晏列传》）当时对此并未有异议，如《淮南子·要略》

篇也说：“齐桓公之时，天子卑弱，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国，中国之不绝如线。齐国之地，东负海而北障河，地狭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忧中国之患，苦夷狄之乱，欲以存亡继绝，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故《管子》之书生焉。”这代表了当时的普遍观点，也是以后通行的说法，所以一直为历代的史志纪传等典籍所沿用。至晋代傅玄开始提出怀疑，他说：“《管子》一书，过半便是后之好事所加，乃说管仲死后事，其《轻重》篇尤复鄙俗。”（转引自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北宋的苏辙认为：“管仲既没，齐国因其遗业，常强于诸侯。至战国之际，诸子著书，因管子之说而益增之。”（《古史·管晏列传》）此说对后世影响甚大。南宋叶适在其《习学记言》中提出了“《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的著名论断。而朱熹则认为，“管子以功业著者，恐未必曾著书”，“想只是战国时人收拾仲当时行事言语之类著之，并附以他书”。（《朱子语类》卷一三七）清初辨伪大家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认为《管子》是真伪参半。《四库全书总目》说：“今考其文，大抵后人附会多于仲之本书……意其中孰为手撰，孰为记其绪言如语录之类，孰为述其逸事如家传之类，孰为推其义旨如笺疏之类，当时必有分别。”日本学者安井衡则认为有手著和承学者述之之别：“谓之夷吾自著固失之，谓之后人伪撰亦未为得也。今详考全部，《经言》九篇盖成于管敬仲之手，故尊称《经言》。《外言》以下，则承其学者述之，而其所本亦各不同。”（《管子纂诂·序》）上世纪初，在清末民初疑古思潮影响下，管仲与《管子》的著作权可以说是渐行渐远，而对《管子》一书的断代也是越推越晚。梁启超先生先是在其《管子评传》中认为《管子》“其非尽出管子手撰无可疑者”，而且“度其中十之六七为原文，十之三四为后人增益”。后来在其《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又指斥《管子》为伪书，谓其为战国乃至汉初“无系统之类书”。此后，几位影响较大的专家如罗根泽先生、郭沫若先生、马非百先生，还有美国学者李克先生等，都在其有关专著中把《管子》的成书由战国初推到了秦至汉的文、景、武、昭时期甚至更晚。在他们的影响下，“《管子》书中没有管仲的著作，而多数篇章都是战国末期的作品，可能还有不少是秦汉时人的作品，这成为二十世纪学界

的主流看法。”(张固也《管子研究》，齐鲁书社2006年版)

我们认为，关于《管子》的作者和时代，应该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管子》完全是管仲的著作和《管子》完全不是管仲的著作，这两个极端的说法对于解决这一问题甚至对整个《管子》研究都是没有意义的，《管子》内有管仲遗说，至少与管仲或管仲学派有关，这是研究《管子》的基本前提。前一说法绝大多数情况是史志纪传根据古书通例著录，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说：“故读子者，不能以其忽作春秋时人语，忽为战国时人之言，而疑其书之出于伪造。犹之读集者，不能以其忽祖儒家之言，忽述墨家之论，而疑其文非出于一人。先秦诸子，大抵不自著书。今其书存者，大抵治其学者所为，而其纂辑，则更出于后人。亡佚既多，辑其书者，又未必通其学。不过见将此类学术之书，共有若干，即合而编之，而取此种学派中最有名之人，题之曰某子云耳。然而某子之标题，本不过表明学派之词，不谓书即其人所著，与集部之标题为某某者大不相同。”(《先秦学术概论》，东方出版中心1985年版)而后一说法中，认为管仲与《管子》毫无关系的，也只有胡适先生、傅斯年先生等几个人。大多数人都认为《管子》虽不是管仲的著作，但其思想源流与管仲有关，如上文所引的朱熹，明代宋濂也祖述朱熹之说：“是书非管仲自著也。其中有绝似曲礼者，有近似老庄者，有论伯术而极精微者，或小智自私而其言至卑污者。疑战国时人，采掇仲之言行，附以他书成之。”(《诸子辨》)清代的章学诚说得更有道理：“春秋之时，管子尝有书矣。然载一时之典章政教，则犹周公之有《官礼》也。记管子之言行，则习管氏法者所缀辑，而非管仲所著述也。”(《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正是在这一基本前提下，罗根泽、关锋、林聿时、余敦康、胡家聪等先生对《管子》逐部分、逐篇章分类进行考证研究，分析其思想流派和时代特征，使《管子》研究日益深入，张固也博士的《管子研究》是近年此类研究的代表。

第二，《管子》与稷下学的关系值得重视。最早提出《管子》与稷下学宫有关的是南宋韩元吉，他说：“当是时，齐有稷下之邑，盖亦是尧舜，非桀纣，谈道德而言仁义，虽仲之作内政以寓军令，在于强兵富国而霸齐，今其

书则尚权术，务笼络，要以愚其民而用其力，驳杂为甚，已有战国之风，不知仲之说果如是乎？故意其为游士之术也。”（《南涧甲乙稿》卷十六）明代朱长春更进一步提出：“故其书杂者，半为稷下大夫坐议泛论，而半乃韩非、李斯辈袭商君以党管氏，遂以借名行者也。故其书有春秋之文，有战国之文，有秦先周末之文。”（《管子榷·序》）顾颉刚、郭沫若、冯友兰诸先生和日本学者武内义雄、美国学者李克等也都肯定了二者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管子》和稷下学研究的深入，二者在地域、语言、文化、传统、思想等各方面的密切关系也越来越多地被揭示出来。池万兴博士甚至认为：“它包含了春秋时代齐国的史官以及管仲的门人弟子、后代，直到战国田齐时代稷下学宫崇尚管仲功业的可以称之为‘管仲学派’的稷下学士的论著。也就是说，《管子》一书的断代应该是：春秋管仲时代到战国末年齐王建时稷下学宫衰亡前的作品汇集。”（《管子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第三，出土文献材料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20世纪70年代始，各地相继出土了多批帛书、简书，为这一问题的研究增加了实证。唐兰先生首先指出，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引用了《管子》的语言文句。李学勤先生用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证明，一向被视为晚出的《轻重》诸篇是战国时期的作品。最近，郭丽博士通过对银雀山简相关内容与管子的对比研究，认为“管子的主体部分在春秋末年已经成书”。

今本《管子》为汉代刘向编定。他在《管子叙录》中说：“所校讎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以校除重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杀青而书可缮写也。”除了有十篇亡佚之外，我们现在看到的本子也大致是这样。至于版本的流传过程和各个版本的优劣异同，郭丽博士的专著《管子文献学研究》考之甚详，可以参阅。唐代，有房玄龄（一说尹知章）为之作注。宋人校刊的《管子》，今可考者有二，一为具杨忱序的南宋初年浙江刻本，现存国家图书馆；另一为绍兴年间刊刻的瞿源蔡潜道墨宝堂本，该本民国年间在国内已失传。明代校刊

研究《管子》者不乏其人,但明人的风尚习气是好任意选编、改编、删削、点评,其中赵用贤校刊的《管韩合刻》本《管子》是后来流传的善本,刘绩(郭沫若定其为辽人)的《管子补注》、朱长春的《管子榷》是较好的注释本。清代的《管子》研究可以说是异军突起,出现了王念孙、洪颐煊、戴望、陈奂、丁士涵、俞樾等大家和一大批校释《管子》的著作。20世纪50年代,郭沫若先生在闻一多、许维遹两先生遗稿基础上完成的《管子集校》,是当时校释《管子》的集大成者,此后重要的校释注译本还有赵守正先生的《管子注译》、《管子通解》和台湾李勉先生的《管子今注今译》。

《管子》一书非常古朴,之所以号称难读,主要是错简、脱误、窜乱严重,语言文字和典章制度时间跨度太大。本书的目的是提供一个完整可靠的现代注释本,以供阅读研究之需,所以底本选取的是流行较广、校勘精善的浙江书局刊行的《二十二子》本,校以国家图书馆所藏南宋初年浙江刻本,同时参考了明清以来的其他善本和各家校注、校释本(《主要参考书目》附后)。本书始撰于1991年,完成于2006年,并于当年年底由齐鲁书社出版。这次收入《齐鲁文化经典文库》,只对个别明显的错误进行了改正,并按出版社统一要求重新撰写了前言。我的老师,原山东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博导董治安先生自始至终指导了本书的撰写并审订了部分文稿,我的同门师兄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导徐超教授、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博导刘晓东教授审阅了本书的大部分文稿并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在此谨表谢意。由于本人学识有限,闻见不广,疏漏之处,还请各位专家和读者朋友指正。

姜涛于山东科学院宿舍

2008年12月8日

目录

| | |
|-----------------|-----|
| 前言 | 1 |
| 牧民第一 | 1 |
| 形势第二 | 7 |
| 权修第三 | 14 |
| 立政第四 | 22 |
| 乘马第五 | 32 |
| 七法第六 | 42 |
| 版法第七 | 52 |
| 幼官第八 | 55 |
| 幼官图第九 | 66 |
| 五辅第十 | 73 |
| 宙合第十一 | 81 |
| 枢言第十二 | 93 |
| 八观第十三 | 105 |
| 法禁第十四 | 115 |
| 重令第十五 | 121 |
| 法法第十六 | 128 |
| 兵法第十七 | 144 |
| 大匡第十八 | 151 |
| 中匡第十九 | 170 |
| 小匡第二十 | 174 |
| 王言第二十一(亡) | 196 |

| | |
|-----------------|-----|
| 霸形第二十二 | 196 |
| 霸言第二十三 | 202 |
| 问第二十四 | 211 |
| 谋失第二十五(亡) | 218 |
| 戒第二十六 | 218 |
| 地图第二十七 | 226 |
| 参患第二十八 | 228 |
| 制分第二十九 | 231 |
| 君臣上第三十 | 234 |
| 君臣下第三十一 | 245 |
| 小称第三十二 | 257 |
| 四称第三十三 | 263 |
| 正言第三十四(亡) | 268 |
| 侈靡第三十五 | 268 |
| 心术上第三十六 | 292 |
| 心术下第三十七 | 300 |
| 白心第三十八 | 304 |
| 水地第三十九 | 312 |
| 四时第四十 | 317 |
| 五行第四十一 | 323 |
| 势第四十二 | 329 |
| 正第四十三 | 333 |
| 九变第四十四 | 335 |
| 任法第四十五 | 336 |
| 明法第四十六 | 343 |
| 正世第四十七 | 346 |
| 治国第四十八 | 350 |
| 内业第四十九 | 354 |

| | |
|------------------|-----|
| 封禅第五十 | 363 |
| 小问第五十一 | 365 |
|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 375 |
| 禁藏第五十三 | 383 |
| 入国第五十四 | 392 |
| 九守第五十五 | 395 |
| 桓公问第五十六 | 398 |
| 度地第五十七 | 400 |
| 地员第五十八 | 408 |
| 弟子职第五十九 | 419 |
| 言昭第六十(亡) | 423 |
| 修身第六十一(亡) | 423 |
| 问霸第六十二(亡) | 423 |
| 牧民解第六十三(亡) | 423 |
| 形势解第六十四 | 423 |
| 立政九败解第六十五 | 442 |
| 版法解第六十六 | 445 |
| 明法解第六十七 | 453 |
| 臣乘马第六十八 | 465 |
| 乘马数第六十九 | 468 |
| 问乘马第七十(亡) | 471 |
| 事语第七十一 | 471 |
| 海王第七十二 | 474 |
| 国蓄第七十三 | 478 |
| 山国轨第七十四 | 487 |
| 山权数第七十五 | 495 |
| 山至数第七十六 | 504 |
| 地数第七十七 | 515 |

| | |
|------------------|-----|
| 揆度第七十八 | 520 |
| 国准第七十九 | 530 |
| 轻重甲第八十 | 532 |
| 轻重乙第八十一 | 548 |
| 轻重丙第八十二(亡) | 559 |
| 轻重丁第八十三 | 559 |
| 轻重戊第八十四 | 573 |
| 轻重己第八十五 | 580 |
| 轻重庚第八十六(亡) | 584 |
| | |
| 主要参考书目 | 585 |

牧民第一

[解题]

本篇论述的是统治管理人民的基本方法。共分五部分：一是总论治国理民之道（国颂），二是提出礼、义、廉、耻四条治理国家的根本纲领（四维），三是行政顺民心的四个方面（四顺），四是治理国家和人民的十一种方法（十一经），五是管理宗族百姓的五条基本法则（六亲五法）。

[原文]

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廩^①。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②。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③。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④。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⑤；守国之度，在饰四维^⑥；顺民之经，在明鬼神、祗山川、敬宗庙、恭祖旧^⑦。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廩不盈。野荒旷则民乃荒，上无量则民乃妄^⑧。文巧不禁则民乃淫，不障两原则刑乃繁^⑨。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不祗山川则威令不闻，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⑩。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右国颂

[注释]

① 有地牧民者：拥有土地并统治人民的人。牧：牧养，这里指统治、治理。务：致力。四时：指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季农事。守：保持。仓廩：指粮食。古时藏谷者称仓，藏米者称廩。② 地辟举：土地开辟充分。辟：开辟。举：尽、全。留处：停留安居。③ 这两句意思是：粮仓充实，人们才会讲究礼仪等级；丰衣足食，人们才能懂得光荣耻辱。

④ 服度：遵守制度。服：行。六亲：父、母、兄、弟、妻、子。四维：指礼、

义、廉、耻。维：绳索，引申为纲领。张：伸张。这两句的意思是：统治者遵守法度，亲戚六族才会亲和稳固；礼、义、廉、耻四大纲领伸张发扬，君主的法令才能得以推行。⑤要：关键。禁文巧：禁止生产和使用奢侈物品。文巧：指只供装饰或玩赏而无实用价值的器物。⑥守国之度：巩固国家的原则。饬：通“饬”，修治、整顿。⑦顺民之经：教育训导人民的根本方法。顺：通“训”。经：常规。明：尊。祇：读音 zhí，敬。祖旧：宗亲旧臣。⑧荒：荒芜。旷：废弃。荒：懒惰懈怠。“荒”原本为“菅”，据戴望说校改。量：限度。这两句的意思是：田地荒废，人们就会懒散懈怠；统治者贪欲无度，人民就会越轨妄为。⑨淫：放纵，过度。障：堵塞。“障”原本为“璋”，据俞樾说校改。两原：指“民乃妄”和“民乃淫”的两个根源，即统治者贪欲无度、不禁文巧。⑩陋民：小民。悟：觉悟。闻：传播。校：通“较”，对抗。孝悌：善事父母为孝，善事兄长为悌。备：具备。

〔原文〕

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①。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②。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③。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④。

右四维

〔注释〕

①以上五句意思是：维系国家政权有四维，一维断绝则国家倾斜，二维断绝则国家动乱，三维断绝则国家垮台，四维断绝则国家灭亡。
 ②正：纠正。复错：挽救。复：再，重。错：同“措”，安置。
 ③逾节：超越等级规范。自进：不通过推荐而自己投机钻营。蔽恶：掩盖过错。从枉：干坏事。枉：曲、邪。
 ④上位：统治者的职位。行自全：品行自然完美。

〔原文〕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①；政之所废，在逆民心。